

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推荐读物
青少年课外阅读成长书系

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[美] 海明威/著
柯艾略/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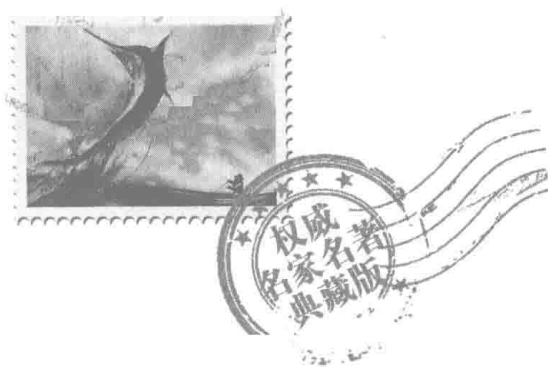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老人与海

[美] 海明威/著

柯艾略/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著 ; 柯艾略译 . — 北京 :
新世界出版社, 2016.7

(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)

ISBN 978-7-5104-5840-8

I . ①老… II . ①海… ②柯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6963 号

老人与海

作 者: 海明威

策划编辑: 张铁成

责任编辑: 袁 静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艾普海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*1092mm 1/16

字 数: 144 千字 印张: 12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5840-8

定 价: 22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目 录

老人与海 /1

乞力马扎罗的雪 /89

桥边的老人 /133

在密执安北部 /141

买卖人的归来 /153

印第安人营地 /177

老人与海





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四天，这个独自捕鱼的老人，仍然在湾流^[1]中的这条小船上漂泊，没有抓住一条鱼。其实，在头四十天里，还有个男孩陪着他。可是，当连续四十天仍然一无所获的时候，这孩子受到父母的劝告，说这老人现在已经彻底“厄运缠身”了，换言之，就是倒霉到了极点。于是，听从了他们的吩咐，这孩子就到了另一条船上，抓到了好鱼。而且，头一个星期就有三条。看见老人的船每天总是空着回来，那孩子感到难受。于是，他便总是走下岸去，帮这老人做些事情：或是拿卷起的钓索，或是收拾鱼钩和鱼矛，或是收拾绕在桅杆上用面粉袋的碎片充当补丁的帆，这帆看起来实在像是一面昭示着他老是失败的旗帜。

[1] 即墨西哥湾暖流，从佛罗里达海峡向东穿过，这条海峡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。沿着北美东海岸流向东北，其最宽处达 50 英里，温度相对周围海水高 10 ~ 20℃，很多鱼类群集此处，呈深蓝色，非常壮观。本书主人公应为经常驶进湾流捕鱼的渔夫，生活在哈瓦那（古巴首都）附近的小海港。



消瘦而憔悴，脖颈上的皱纹很深，是这老人给人的印象。一些褐色的斑占领着他的腮帮，这种尚属良性的皮肤病变是热带海面上太阳的反射光线引起的。从他脸的两侧，这些褐斑一路向前侵略。双手上留下的伤疤很深，那是由于他常用双手拉大鱼，被绳索勒的。这些伤疤很旧，古老得就像沙漠中曾经被侵蚀的地方，那里无鱼可打。

他的身上，除了那双像海水一般蓝，愉快而不服输的眼睛，一切都显得古老。

从小船的锚地爬上岸的时候，“圣地亚哥，”孩子对他说，“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，我又能陪你出海了。”

孩子爱这老人，他捕鱼的技能是老人教的。

老人拒绝了孩子的要求，要他跟着那条交好运的船。

“但你该记得，曾经有三个星期，每天我们都能逮住大鱼。”孩子说，“那之前，有八十七天一条鱼都没钓到。”

“我还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离开我的原因，并不是你对我有怀疑。”

“是我父亲要我走的。我是孩子，只能听他的。”

“我理解，”老人说，“这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“是他没什么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是我们有信心。对吧？”

“对！”孩子说，“不如我请你去喝杯啤酒，就在露台饭店。然后我们再一起把打鱼的工具拿回去。”



“有何不可？”老人说，“我们两个不都是渔夫嘛。”

坐在饭店的露台上的时候，有些年轻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但他并不生气。另外一些渔夫，是上了些年纪的，望着他，心里为老人感到难受。只是他们极力掩饰，显得那么斯文，故意谈起海流，谈起钓索达到海里的深度，故意谈论一贯的好天气，谈起打鱼时的见闻。当天，有收获的渔夫都回来了，他们把青枪鱼剖成两半，在两块木板上分别铺上一整片，由两个人抬着木板的一端，送到收鱼站，因为很重，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还有些摇晃。在那里，冷藏车会把鱼片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海湾的另一边，有鲨鱼加工厂，逮到的鲨鱼则送到那里。他们把鲨鱼吊在复合滑车上以便加工处理，鲨鱼的肝脏、鱼鳍被割下，鱼皮被剥掉，鱼肉则切成条状，以方便腌成肉干。

如果刮东风，就会隔着海湾从鲨鱼加工厂送来一股气味。但风向今天转到了北方，所以只闻得到一丝淡淡的味道，后来甚至慢慢消失了，加上阳光明媚，今天饭店的露台上真是令人满意啊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孩子呼唤他。

“哦。”老人应答着。一边回忆往事，一边手握着酒杯。

“要不我明天去给你弄点沙丁鱼来吧？”

“不了。你还是去打棒球吧。我还能划船，还有罗赫略帮着撒网。”

“我真的很想去。就算不用我陪你钓鱼，我也多少想给你做点什么。”

“你不是请我喝了啤酒吗？”老人回答他，“你现在已经是大人啦。”

“我多大年纪的时候，你就把我带上船了？”

“还记得吗？那时你才五岁，我把那条鱼拖上船的时候，它还活力



十足的，把船差一点撞碎，也差一点害了你的性命。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把船上的座板拍得砰砰响，把它打断了，你用棍子打鱼，那声音啪啪的，就像在砍一棵树。我记得你向搁着钓索卷儿的船头把我猛推，钓索卷儿被海水湿透了，我感觉整条船都在颤抖，弄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是真记得那事情，还是不久前我刚刚跟你说过？”

“自从你头一回带我出海，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每件事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的眼睛，带着坚定的目光，满怀爱怜地望着孩子。

“要是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一定带你出去闯一闯，”他说，“可是你是你父母的儿子，而且你搭的那条船又正交上了好运，所以，我实在没有什么理由……”

“我还是去给你弄点沙丁鱼来吧？我还知道从哪里可以弄到四条鱼饵。”

“今天我还剩下几条。我放在匣子里把它们腌了。”

“还是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老人从没丢失过希望和信心。而且像微风初起时一样，现在更加坚定了。于是，他说：“一条就行。”

孩子坚持了一下：“两条。”

老人终于同意了他：“就两条吧，但你不会是去偷吧？”

“这些是买来的，”孩子说，“就算去偷我也愿意。”

“那就谢谢你了。”老人说。心地单纯的他，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谦



卑到这样的程度是从何时开始的。但他很明白正是因为达到了这程度，清楚这算不上丢脸，所以自尊心实际上并未受损。

“明天将会是个好天气，看这海流便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那你明天打算去哪里？”孩子问他。

“一直往前，去远方，等风向转了再返回。我准备天不亮就起航。”

“那我要设法让船主人也有去远方的想法，”孩子说，“如果这样，当你钓到大鱼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赶过去帮上你的忙。”

“他可不愿随便往远的地方行驶的。”

“那倒是，”孩子说，“但是我能替他看见那些他看不清的东西，比如说我看到有只鸟儿盘旋在空中，我就会告诉他有鲷鳅，叫他去追的。”

“他视力已经这么差了吗？”

“差不多是个瞎子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”老人自言自语，“他又没捕过海龟。要说伤眼睛，这玩意才厉害哪。”

“你的眼睛可是很厉害的嘛，在莫斯基托海岸^[1]外，你捕海龟捕了好多年。”

“我这个老头儿可是不同寻常的。”

“不过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，你现在的力气还行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还行。再说我还有不少可用的窍门呢。”

“我们现在把这些工具带回家去吧，”孩子说，“这样，我就可以去

[1] 这片海滩位于尼加拉瓜（位于中美洲中部的加勒比海国家）的东岸，临近墨西哥湾，是一片灌木林丰富的低洼地带，得名于世代居住于此的莫斯基托印第安人。



拿渔网捕点沙丁鱼上来。”

他们把捕鱼的工具从船上拿下来。老人肩上扛着桅杆，孩子则拿着木箱、鱼钩和带杆子的鱼矛，木箱里放着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，在小船的船尾下面藏好装鱼饵的匣子，还有那根用来打大鱼的棍子，就是被钓索拖到船边的那些。老人的东西，是不会有别人来偷的，不过因为露水对桅杆和那些粗钓索有腐蚀作用，所以，这些东西还是带回家去的好，再说，他认为一把鱼钩和一支鱼矛在当地实在诱惑太大，这实在不必要，虽然老人坚信不会有人来偷。

顺着大路，他们一起来到老人的窝棚，门是敞开的，他们走了进去。老人把桅杆，就是绕着像失败旗子一样的那块破布，靠在墙上。孩子把木箱和其他东西搁在桅杆旁边。窝棚很小，这个单间的屋子跟桅杆差不多长，是用大椰子树的坚韧的苞壳做成的，这种苞壳被称作“海鸟粪”，窝棚里面很简单，只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泥地上就只剩下用木炭烧饭的一处地方。墙壁是褐色的，因为是用展平了“海鸟粪”的结实纤维叠盖而成的，上面挂着两幅彩色的图，一幅是耶稣圣心图^[1]，另一幅是科布莱圣母图^[2]。这两幅图是他去世的妻子留下的。原先，墙上在还挂着妻子的一幅遗相，也是上过彩色的，但后来他因觉得自己看到会更觉孤独，就把它取下来了，用自己一件干净的衬衫遮住，放在了

[1] 天主教国家17世纪流行崇拜耶稣基督的“圣心”，该信仰由法国的玛格丽特·玛丽·阿拉科克修女(1647—1690)首倡。

[2] 来自科布莱圣母祠的信仰，位于科布莱(古巴东南部小镇)镇南小山上，朝圣日定为每年9月8日。



屋角的搁板上。

“你还有什么可吃的吗？”

“把鱼放到黄米里煮的饭倒还有一锅。你要吃点吗？”

“不了。我自己回家去吃。你要我替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过一会儿我自己来。不然就干脆吃冷饭吧。”

“你的渔网我拿走了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渔网早就没有了，他们已经把它卖掉了，孩子还记得卖掉渔网的时间。但是每天他们都要自导自演一遍这套谎话。黄米鱼饭也是虚构出来的，孩子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。

“八十五真还是个吉利数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看到一条大鱼被我逮住吗，就是去掉了内脏也重达一千多磅的？”

“我马上拿渔网，然后去捕沙丁鱼。你晒晒太阳吧，坐在门口，好吗？”

“行啊。我就来看看棒球消息吧，我有张昨天的报纸。”

孩子不确定，所谓“昨天的报纸”是否也是老人编的。但是老人的确从床下把它取出来了。

“在杂货铺里，佩里科把它给我了。”他对孩子说。

“等弄到了沙丁鱼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我把弄来的鱼和你原先的一起冰镇保存，明天早上我们分着用。你看完棒球消息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。”



“我想扬基队^[1]肯定不会输的。”

“但是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可能会赢，我有点担心。”

“你该信任扬基队的实力，好孩子。别忘了他们有迪马吉奥^[2]，他很厉害的。”

“我又担心来自底特律的老虎队，也担心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适可而止吧，要不然接下来你就要提到辛辛那提的红队和来自芝加哥的白短袜队，你多半又要担心他们啦。”

“那你好好儿看报，等我回来的时候讲给我听。”

“你说我们是不是该去买张彩票，末尾的就选85？因为明天是第85天。”

“这样做当然行啊，”孩子说，“但是你上次的纪录可是87天呢，这该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，这次一定是85天。你看您能不能弄到一张末尾号码是85的彩票？”

“不如，我干脆去订一张这样的彩票。”

“一张彩票要花两块半。我们没钱，向谁去借呢？”

“我想两块半总还是能借到的吧。这个应该不难办。”

“说不定，我也借得到。只不过我实在不想借钱。到了借钱的份儿上接着就该要讨饭咯。”

[1] 美国棒球队，是支强队，属于纽约市。

[2] 乔·迪马吉奥(1914—1999)，棒球明星，善于击球得分，于1936年起加入扬基队。于1951年退役。



“老爷子，多穿点儿，”孩子提醒他，“要注意，现在可是已经到九月了。”

“这样的月份，正是大鱼出现的时候。”老人说，“要想人人都能当好渔夫，只有在五月份。”

“现在，我去捕沙丁鱼。”孩子说完就出去了。

太阳下山之后，孩子回到了窝棚里，躺在椅子上，老人光着脚已经睡熟了。床上有一条旧军毯，不知掉了多少次，孩子把它捡起，然后铺在老人躺的椅背上，将老人的双肩盖住。老人非常年迈了，但他的两个肩膀却依然强健有力，这确实很特别，他的脖子也依然非常结实，而且，当老人将脑袋向前倾斜睡着的时候，那些皱纹也显得不那么明显了。不计其数的补丁层层叠叠地占领着他的衬衫，看着和他那张帆颇为相似，被阳光晒过之后，这些补丁褪色明显，形成了深浅不同的效果。老人的眼睛闭着，脸上就看不到一点生气了，使他的头看起来非常苍老。在他的膝盖上，铺着的那张报纸在晚风中瑟瑟发抖，如果不是被老人的一条胳膊正好压着，早就被吹走了。

孩子撒下老人又走了，等他再返回时，老人依然睡得很熟。

“老爷子，醒醒吧。”孩子一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，呼唤他。

老人张开眼睛的瞬间，一时失神，仿佛刚从遥远的地方回过神来。

然后他看见孩子，对他微笑起来。

“你手里拿了什么？”他说。

“是我们的晚饭，”孩子回答，“一起来吃吧。”

“现在，我肚子还不很饿。”



“得了吧，你就吃吧。你只打鱼，可是不吃饭，这样不好。”

“我其实这么干过。”老人一边回答，一边还是站起身来，把报纸拿起来折好。接着开始把毯子折叠起来。

“还是把毯子盖在身上吧，”孩子劝他，“只要有我看着你，就决不让你打鱼前连饭都不吃。”

“这么说的话，你就多保重自己吧，祝你长命百岁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准备吃什么？”

“有黑豆、饭和炸过的香蕉^[1]，另外有些炖肉。”

这些饭菜是孩子装在双层饭盒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副用餐巾纸包好的刀叉和汤匙。

“谁给你的这些东西？”

“那饭店老板，马丁。”

“我可得多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替你谢过他啦，”孩子说，“你已经用不着亲自去谢他了。”

“到时候，我要割一块大鱼腹部的肉送给他，”老人说，“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帮助我们了！”

“我也同意你的说法。”

“他对我们这么关心，如此的话，我该再送他点什么别的东西，除了大鱼腹部的肉以外。”

“对了，他还给了我们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还是更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[1] 加勒比海地区，老百姓以此作为主食。



“我知道。但这里他只给了瓶装的，牌子是阿图埃牌，喝完了我还需要把瓶子还回去。”

“你想得很周到啊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现在开始吃吧？”

“我刚才问过你啦，”孩子温和地回答他，“一直等你准备好呢，然后我才会打开饭盒。”

“我已经准备好啦，”老人回答，“我只需要再花点时间把手和脸洗过就行。”

孩子想，在大路上第二条横路的转角上才有村里的水龙头。现在你上哪儿去洗呢？我真该带点水过来给他用，另外，还需要带一块肥皂和干净毛巾才行。我真是粗心大意！为何我会这样呢？他没有像样的衬衫也没有茄克衫，我也该都给他带一件来，这样他才好过冬，他还需要一双鞋，同时，他还需要一条毯子。

“这炖菜味道真是不错。”老人说。

“那给我讲一下棒球赛的情况吧。”孩子央求他说。

“扬基队已经是独霸天下了，在美国联赛^[1]中没有别的结果，我之前告诉过你啦。”老人显得兴高采烈。

“今天他们输了。”孩子说得有点沮丧。

“这算不上什么，”老人说，“迪马吉奥一定会恢复他那了不起的本色的。”

“他们队里可不是只有他一个好手呢。”

[1] 按水平高低，美国职业棒球界分为大联赛及小联赛两种组织，美国联赛是其中之一，其中的最强队伍就是扬基队。